

无意识 的姿态 温尼科特书信选

〔英〕罗伯特·罗德曼 (Robert Rodman)

主编

廖清 曾铮

译

施琪嘉 丁安睿

审校

THE SPONTANEOUS GESTURE

SELECTED LETTERS OF
D. W. WINNICOTT

 中国工信出版集团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无意识 的姿态

温尼科特书信选

〔英〕罗伯特·罗德曼 (Robert Rodman) —— 主编
廖清 曾铮 —— 译
施琪嘉 丁安睿 —— 审校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无意识的姿态：温尼科特书信选 / (英) 罗伯特·罗德曼 (Robert Rodman) 主编；廖清，曾铮译. --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4
ISBN 978-7-115-50770-9

I. ①无… II. ①罗… ②廖… ③曾… III. ①唐纳德·温尼科特 (Donald. W. Winnicott. 1896-1971) — 书信集
②家庭教育 IV. ①K835.615.1②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22468号

内 容 提 要

温尼科特是继弗洛伊德之后英国新一代精神分析师的核心人物，他怀疑一切教条式的理论，深信自己观察的价值，最终形成高度个人化的理论和治疗风格。

编者十分了解温尼科特的生活，也十分熟悉温尼科特理论发展的轨迹，所以能够在本书中提供一幅温尼科特思想和人格的鲜活画面。从本书的126封信件中，读者可以追随温尼科特理论发展的脉络，了解其理论的整体框架，把握其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更理解其思想的精髓。

本书适合所有精神分析同道及所有心理学爱好者阅读。

◆主 编 [英] 罗伯特·罗德曼 (Robert Rodman)

译 廖 清 曾 铮

审 校 施琪嘉 丁安睿

责任编辑 柳小红

责任印制 彭志环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11号

邮编 100164 电子邮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7.5

2019年4月第1版

字数：308千字

2019年4月河北第1次印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6-4464号

定 价：75.00元

读者服务热线：(010) 81055656 印装质量热线：(010) 81055316

反盗版热线：(010) 81055315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登字20170147号

中文推荐序

人性的常识

——读《无意识的姿态：温尼科特书信选》有感

通过信件了解一个人似乎是精神分析的传统：弗洛伊德给柏林耳鼻喉科医生弗里斯的信件，让我们了解到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发展初期如何构建自己的理论；弗洛伊德给未婚妻玛莎的热情洋溢的信件，则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对弗洛伊德的误解，在将精神分析理论视为男性的理论及强调超我结构的理论背后，其作者本人是一个对人充满兴趣、对人性充满慈悲、对人类文化充满激情的暖男。

温尼科特的书信呈现出其在儿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师的职业身份背后却拥有一颗对儿童充满了爱的心。

一些词能够说明温尼科特的特点。人们在他去世的追思会上用了“冷酷无情”一词，这是指平时充满温情的温尼科特对于原则的坚持。据说法国精神分析师拒绝将自己纳入医保系统中，其目的是不想让自己的潜意识被收买，而温尼科特则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给时任英国首相张伯伦写信，质问其为何不提犹太人，是否因为其具有反犹太倾向。那是在1939年前后，正值纳粹德国在欧洲节节胜利，英国正考虑是否要和德国妥协低头之时。他还在1946年给当

时管理卫生的官员的信中写道：“医疗国有化是对本行业最大的破坏，因为这样……医疗实践就服从于政治而非科学了。”他还反对给精神病人和犯人做脑部手术。这些都显示出一名医生、一名精神分析师在面对时政、真理以及人性时所展现出的巨大勇气和坚定立场。

温尼科特在这些信件中讨论的话题惊人地坦诚和广泛。例如，是否给孩子买有性器官的玩具熊；如何看待有偷窃行为的孩子，而他本人认为偷窃并不能与贫穷画等号。他还指出了攻击性的积极意义。对于中国人来说，攻击性从来都是一个贬义词，调皮、捣蛋、做坏事、进监狱，这些都是说到攻击性时人们会联想到的词，不务正业、流氓、好斗似乎也与攻击性脱不了干系。

弗洛伊德虽然将攻击性视为本能，但他最初是把它作为物种的自我存留加以定义的，法律中自我防卫的定义便源于此。但在1917年后，弗洛伊德改变了态度，认为攻击性是死本能的逆转，即当死亡作为本能存在时，为了存活下来，生本能必须超越死本能，此时攻击性不再指向自己，而是指向了外界。

这种例子在实践中屡见不鲜。例如，一名罹患癌症的30岁出头的男性在经过及时治疗后，其症状得到缓解，于是，他减少工作量，增加锻炼的时间，改进与妻子的关系，令人惊奇的是，他的性爱次数也增加了。此前，该患者是一名工作狂，对家庭基本呈现出冷漠和忽视的态度。如果把癌症视为一种针对自己身体的攻击，那么现在，他试图用更多的爱来战胜癌症，所以，他和妻子的关系更密切，和自然的关系也更融洽。

克莱因对攻击性的看法则与弗洛伊德的看法存在巨大的差异。克莱因认为，攻击性就是针对想象客体的，而非针对弗洛伊德所指的具体客体。在克莱因的理论中，这个攻击性是保证婴儿发展的前提，因为在幻想的、对客体的攻击中，婴儿内心中的好母亲才能存活下来，婴儿也才能存活下来。不过事实总不如意，因为当现实中的母亲承受不住孩子投射过来的恨时，孩子就只能把坏客体纳入自己的内心，从而变得特别具有攻击性。虽然孩子闹腾得厉害，但把坏客体揽入自身使他们有控制感，所以他们必须这么做。

实践中，运用克莱因的理论可以理解一些违拗的孩子。例如，一名八岁的孩子十分易怒，常对别人吐口水，常倒地打滚。经了解，父母对孩子持特别不

耐烦的态度，他们很严苛地对待孩子的错误，常对孩子进行粗暴的责罚。这个孩子第一次和治疗师见面时就往外跑，并对治疗师吐唾沫，还试图咬治疗师。治疗师把他紧紧抱住，没有任何责怪，也没有呈现出情绪上的激动。当治疗师抱着这个孩子坐下并与其母亲开始交谈后，孩子也慢慢安静了下来，逐渐能够注意倾听他人的言辞并愿意和治疗师一起玩游戏了。

克莱因认为，婴儿将内心中坏的部分以攻击的方式投射到周围的人身上，最主要的人当然是父母。所以，当父母感到孩子调皮、难抚养并想予以摆脱时，父母都要想到，这也是孩子想要摆脱的东西，父母对孩子有多大程度的接纳，孩子以后就有多大程度的淡定。

温尼科特走的则完全是另外一条路线。他认为，婴儿的攻击性不具有指向性。他指出，无序的、无指向性的运动形成的攻击性实际上具有特别的意义。那些孩子伸展四肢、四处乱爬、挥手乱舞的动作在温尼科特看来是其探索世界的体验，界限、允许以及创造性均包含在其中，温尼科特将之称为自发性。

在孩子聚集的地方，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跟在孩子后面教训、指点、限制孩子的父母或祖父母。这不行、那不可，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变得胆小怕事。

是时候认识攻击性的积极方面了，因为对于温尼科特而言，婴儿天生具有的不是破坏性，而是创造性。他进一步说道：“创造性的攻击性是婴儿与生俱来的权力。”

父母应该珍惜孩子小时候的顽皮捣蛋，因为，他们的创造力正是通过这些攻击性表露无遗。可惜，创造力被攻击性抢了风头！

温尼科特将多愁善感视为弱点，需要加以防备，他说：“多愁善感的观点无法给恨，或者至少无法给攻击性留出空间。”在一封涉及少年犯罪的信中，他写道：“在对待反社会型儿童或成人时，我们多愁善感式的摇摆迟早会带来相反的作用。”

温尼科特认为，恨不只在治疗某些病人的时候出现，它还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提出了“客体的使用”^①的概念，指出破坏性冲动若在一段存在持续性攻击的关系中侥幸存活，个体便成为可以被使用之人，也因此变得真实。他

① 出自《游戏与现实》。

指出，母亲只有让自己被孩子无情地使用时，孩子才能发展出充满感情的人格，要允许孩子表达恨。有一位早年没有获得足够爱的母亲，她无法对自己的孩子充分表达爱意，而五岁的孩子则不断对其发起攻击，要求母亲抱着她，为她挤好牙膏，为她买玩具。当遭到拒绝后，孩子威胁母亲说：“明天，我要花你很多钱。”妈妈问：“那是多少呢？”孩子回道：“很多很多，五元！”

阅读《无意识的姿态：温尼科特书信选》，你可以看到他对人的深刻理解，看到真心的允许和坚定的拒绝，温尼科特留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世界上没有婴儿这回事儿！

可能连他自己也被这句话震惊了，因为他本来想说的是，只有拥有母婴关系的婴儿才是婴儿。回想起我们的成长过程，该有多少成年人都会无视孩子的存在啊！

小孩子不懂事，请您原谅！

小孩子懂得什么！

大人讲话，小孩子别插嘴！

小孩子不懂，不用跟他说！

.....

因此，阅读温尼科特的理论越多，你就越觉得有必要生个二胎，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第一个孩子都是在混沌中抚养长大的。

但其实，温尼科特教会我们的是有关人性的许多常识，而非那么高深的理论！

施琪嘉

2019年1月6日于上海

序 言

我于1979年致信温尼科特医生的遗孀克莱尔·温尼科特（Clare Winnicott）女士，询问我是否能够负责编辑唐纳德·伍兹·温尼科特（Donald Woods Winnicott）的信件，那时我并不知道他的信件已经在计划结集出版了。当时我刚重新阅读了他就我1969年寄给他的一篇文章写给我的反馈信，长长的篇幅和开诚布公的态度，使他的信件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反馈，俨然是一份馈赠。许多其他通信者似乎也受到了他同样的款待。从我还是医学院的学生，第一次阅读温尼科特的著作开始，我就觉得他的书平易近人，而我想他这个人也应该如此。因此，他留给我的典型印象是——可以直接给他邮寄文章，而无须提前询问他是否介意。正如我在十年后写给克莱尔·温尼科特女士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那样，意外之获也许无论如何都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1980年5月，我访问了克莱尔·温尼科特女士位于下贝尔格雷街（Lower Belgrave Street）的家，一同前往的还有蕾·谢菲尔德（Ray Shepherd）——精神分析师、温尼科特出版委员会成员，皮特·蒂泽德（Peter Tizard）——温尼科特的老朋友、著名的儿科医师。晚餐后，克莱尔·温尼科特女士带我们参观了存放信件的房间——一间舒适的地下室。这些信件被有序地存放在一系列活页文件夹中。从1958年开始，一年的信件一个文件夹，且信件都按通信人的姓名进行排列。房间里还有许多纸盒，里面装满了未分类的信件以及各种各

样的文件。在仔细浏览了这些素材之后，我十分确信，这里面的多数信件一定能引起许多精神分析师和不同背景的读者的广泛兴趣。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复印了这些素材。但一直到1984年，我才得以开始继续必要的工作，而在此之前，克莱尔·温尼科特女士已因其多年沉疴而离世。她对如何处理丈夫的文件进行了周全考虑，决定将其原件送至纽约医院-康奈尔医学中心进行妥善保管，将其复本存放于英格兰的维尔康研究院医学历史部，使其在学术上发挥余热。她在很早以前就通过一个编辑委员会谨慎地考虑编辑和发表丈夫的信件了，该委员会成员包括她自己、玛德琳·戴维斯（Madeleine Davis）以及蕾·谢菲尔德。在她去世后，克里斯托弗·博拉斯（Christopher Bollas）成为该委员会的第三位成员。随后，另一批珍贵的信件被发现，其中的一大部分被纳入前期的收藏之中。

总共有825封温尼科特所写的信件得以幸存。我为本书挑选的仅仅是与其工作和理论密切相关的部分。1949年之前的信件很少，这或许是因为在此之前他缺少文秘助手，并且在这个时期，他本人也经历了一些人生剧变——包括父亲的去世，与第一任妻子的离婚以及1951年的再婚。相关的记录可能已经丢失。搬迁至位于彻斯特广场（Chester Square）的新居所及新的办公地点，是他人生最后二十年扬帆起航的标志，他的天赋开始得到广泛认可。也许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意识到，一份更为完整的通信记录将会意义非凡，至少对他自己而言如此，或许对其他人而言同样如此。

在这些信件中，除了其中的两封以外，本书收录的均为温尼科特所保存的、无签名的打印版本的信件。编号为1的信件，是写给他的姐姐的，是手写稿的影印件；编号为118的信件，是写给我的，我保留着其打印的原件。我们尽可能展现其信件的完整内容。如有删减，则主要是出于保护隐私的目的。出于同样的考虑，某些人名用大写字母取代；删减部分以省略号进行了标注，同时在方括号中做了修正；少量的拼写及标点错误已经做了修改，未加标注。

译者序

非常感谢曾铮邀请我共同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国内的读者对温尼科特并不陌生，对他提出的一些术语和概念也已经非常熟悉，如“过渡性客体”“过渡性现象”“足够好的母亲”等。

本书收录的是温尼科特一生中重要的书信，它虽然不是一本关于温尼科特的理论或临床领域的专业论著，但是从开篇的简介开始，整本书几乎涵盖了所有由温尼科特提出的、对后世精神分析理论影响重大的、独创的术语概念。虽然在此前已出版的温尼科特的专著中，已经有现成的中文术语可以参考，但是在实际的理论学习中，各界对一些术语的中文翻译仍存在一些争议，究其原因，并非译者的斟酌问题，而是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体系下，一些词汇是没有办法做到工整对应的。有些时候，中文词汇与英文词汇的表达是基本对等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了解这个术语的内涵，只从字面上理解也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如“过渡性客体”和“过渡性现象”，中文读者只需在论著中查看有关“过渡性”这个概念的具体所指，就能掌握这些术语的含义。但是还有一些术语，译者不得不创造一个中文里没有的词组来描述，如“**original failure situation**”，我们把它翻译成“原初失败情境”，这个词组仅从中文的字义上看，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失败情境”这样的说法在中文里就很不常见，这是典型的英文的用法，再加上“原初”一词的限定，使读者只能在进一步了解这个术

语有关部分的论述之后才能理解其含义。

我们从上面的简单例子就大概可以看出，词语作为一门语言的基本单位，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下，其所指的范围和涵盖的内容往往不尽相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内涵与外延不同。有些词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拥有相同的内涵和外延。例如，大部分的名词，诸如“母亲”“太阳”“水”等；一些描述性的形容词，诸如“大的”“长的”等；还有一些动词，诸如“跑”“跳”“吃”。因为这些都建立在人类共同的普遍生活经验之上，所以一般不会出现说不同语言的人之间的误解。但是，还有一些词汇在交叉理解上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如文中出现的“**sentimentalist**”，它描述的是具有“**sentimental**”这种特质的一类人，“**sentimental**”一词的英文原义描述的是这样一类人或事物：他们（它们）感觉到（或呈现出）一种惋惜、遗憾或爱的情绪，有时这种情绪会被他人视为夸大或愚蠢的。在这里，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林黛玉的样子，有一丝稍显“矫情”的意味在里面，伤春悲秋、自艾自怜或者“为赋新词强说愁”，这些中文描述似乎都可以描述这个词语的意境，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不能选用这些贴近其意境氛围的词。在选用中文词汇时，从字典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常用的描述性词语，如“伤感的”“感怀的”“多情的”“多愁善感的”等，我相信上述每个中文词汇都能涵盖这个英文词汇的一部分原义，但又没有任何一个中文词汇可以完全与该英文词汇在意义上等同，所以在比较取舍之下，我们最终选择了“多愁善感者”，以及“多愁善感的”这两个词语来予以描述。

因此在阅读本书的时候，读者如果遇到看起来不那么符合“中文习惯”的表述，请参考英文，尝试查一查英英词典里对这个原词的描述，这样就能进一步帮助自己体会作者所表达的真实含义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温尼科特理论中的三个非常重要的术语，我们到现在也只能得出一个相对较好的译本，却依旧深感其并非最优的选择，这里将逐一列出，也希望广大读者能够一起构想出最贴切的词语。

第一个术语是“**good enough mother**”，我相信这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词组，其最常见的中文翻译版本是“足够好的母亲”，但是这个中文译本也被很多人所诟病，原因就在于温尼科特的“**good enough mother**”并非中文“足够

好的母亲”所表达的那么“好”，虽然看起来只是英文和中文里所指的好具有程度上的差异，但恰好是这一点点差异，使温尼科特提出的这个最为重要的概念在中文界被广泛误读。

在这里，我们将选用《温尼科特词汇词典》(*The language of Winnicott—A Dictionary of Winnicott's Use of Words*) (下同)里对“good enough mother”这一词条的解释来加以说明。

温尼科特使用的“good-enough”这个术语是与母亲适应其新生婴儿的需要这点相关联的。他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就开始使用这个说法，当时他是为了将自己的术语与克莱因学派的术语做区分。在温尼科特1952年写给罗杰·莫尼-克尔的一封信中(本书并未收录这封信件)，温尼科特是这样描述他使用的“good-enough”一词的含义的：

“……我常常想着要谈谈‘母亲’这个话题，事实上，那些有孩子的人，她们似乎只能做到完美才能使自己符合克莱因学派中的术语‘好母亲’这一概念。事实上，我总在说的‘the good-enough mother’或‘不够好的母亲’所基于的事实是，我们在谈论的是真实的女性。我们知道，她们竭尽全力能做到的也就是‘还不错’(good enough)，这里‘足够’(enough)这个词(在有利环境下)所指的范围将依据婴儿慢慢增强的应对失败的能力而逐步扩展，婴儿通过对挫折的理解和忍受等来应对失败。而克莱因学派的术语‘好母亲’和‘坏母亲’则是指内在客体，它们与真实的女性毫无关系。一位真实的女性对婴儿所能做到的最好的程度就是在一开始是体贴的，其好的程度够用(good enough)就行了，如此一来，就为婴儿在这个开始时期能产生‘good-enough mother’就是‘好乳房’的这一幻觉创造了可能。

……母亲对婴儿需求的适应为婴儿提供了一种全能的幻觉，婴儿觉得自己创造了这个客体。”

在上述引用中，有两处“good enough”作为描述而非术语呈现，此时我们将其分别翻译成了“还不错”以及“好的程度够用就行了”，为的是尽量贴近它们在使用的当下所代表的意思，不难看出，温尼科特在此强调的是每位

母亲不用苛责自我也不用特意为之就能达到的一种在其天性中就包含的状态，也就是这个好的程度只要够用就可以了，因为它的作用在这个时候仅仅是为了给婴儿提供创造出幻觉的可能。而有两处“good-enough mother”则保留了英文原文，没有直接翻译为中文（但在本书的正文中，为了保持一致，“good enough”统一翻译为“足够好”）。这是因为，英文“enough”这个词事实上是不能完全和中文“足够”一词对应的。在中文里，“足够”一词既可以表示很多的那种“足够”，也可以表示最保守估计的那种“刚好够”的状态，到底是哪种“足够”，取决于使用时的语境，也取决于上下文。举例来说，“这次考试我得61分就足够了”，这样的限定就是指下限的满足；而“待会儿聚餐小林和小王两家人都来，我准备了10人份的菜品，应该足够了”，显然这里就是指最大限度的满足。也就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简单地把“good enough mother”翻译成“足够好的母亲”，因为当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术语时，“足够好的母亲”在中文里到底是指最大限度的好，还是最下限的好，这让人很难界定，而读者在看到“足够好的母亲”这个词语单独出现的时候，大部分人的理解都是最大限度的好，这就与温尼科特的原义背道而驰了。我们从上面的引用中不难看出，其实温尼科特指的是最下限的满足。当我们在思考最下限的满足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过是否能够翻译成“刚刚好的”“60分的”“还不错的”，最后觉得这三个词语都不理想。还不错是一个很主观、很笼统的概念，如果我们用传统打分原则来理解，60分以下是不及格，可以归为不好、坏、差，那么60分往上应该都可以划为好的范畴。而在60分至100分之间就是不同水平的好的程度，那么“还不错”在不同读者的概念里对应的分数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认为自己达到的60~70分就可以说不错，有的人甚至需要自己达到90分才能说不错，因此我们放弃了这种翻译，因为按照温尼科特的意思，最下限的满足，其实也就是过及格线，进入60分以上的区域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能不能直接翻译成“刚刚好”呢，显然这种翻译也让我们陷入了僵局，因为这个词暗含一种恰到好处的意思。而且每个人的“刚刚”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为了说清楚一个概念——“最下限的满足”，还需要先解释“刚刚”，这就背离了翻译的宗旨；而用“60分的母亲”这样的翻译虽然对比上面几种

更贴近原义，但是它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我的一位体验者就在一次工作中向我抱怨：“我最讨厌说‘做到刚刚好的母亲’这种提法，这比说‘足够好的母亲’还让我愤怒和难过，你难道不觉得要把控自己做到刚刚好的程度，不能多也不能少很难吗？”当然对方并不知道我正在犹豫如何翻译这个术语，但她的这番话让我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原来用一个分数或一个点数来描述一个好的程度同样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译者原本的意思是用这个分数的数点来标记这个最下限，旨在揭示满足这个最下限就可以的概念，可是在孤立的描述下，对于一些母亲来说，它就成了一个刻板和严格的要求，不能多也不能少，只能位于这个点的标示处而毫无上下可延展的空间，这样一来，这些母亲就会产生更大的压力和焦虑感。

我想，温尼科特当初创造这个术语，除了要把自己的理论和克莱因学派中的“好母亲”的提法分开，更多的是为每一位伟大的母亲减负，从心理上给予做母亲的人肯定和支持，而不是为了唤醒为人母者的自责，更无意加深其焦虑感。因此，出于对温尼科特的尊重和钦佩，也基于上面已经详细解释过的原因，译者们没有办法简单地敲定上述的任何一种翻译。基于这样的考量，在本书中对这个术语我们并没有粗暴地采用一种新的译法，为了确保本书能顺利出版，我们决定暂时使用大家最为熟悉的“足够好的母亲”的这个翻译，以免再次抛出一个新的术语造成精神分析领域中的概念分歧。在这里我们明确表示，它的准确含义是“满足最下限的好的母亲”或“母亲好的程度够用就行了”，很明显这种扩展的解释无论如何是不能浓缩成一个合适的词组的，所以这里也邀请广大读者参与进来，展开你们的联想，创造出一个恰当的中文词汇。

第二个和第三个术语分别是“*primary maternal preoccupation*”和“*ordinary devoted mother*”，在本书中分别被暂译成“原初母爱贯注”和“普通奉献的母亲”，将这两个术语放在一起解释是因为在温尼科特的理论体系里，这两个术语是相互关联的，在《温尼科特词汇词典》中，“*ordinary devoted mother*”是“*primary maternal preoccupation*”这个主词条下的第一个分词条。也就是说，前者是被包含在后者的内容体系中的。接下来，我们将仍然引用《温尼科特词汇词典》里的内容来加以说明。

primary maternal preoccupation

健康的受孕女性恰好就是在分娩前不久以及生产后的数周内变得在心理上“生病了”。这个特殊的状态被温尼科特称为“primary maternal preoccupation”。根据这个论点，婴儿心理和生理的健康依赖于母亲是否有能力进入这个特殊的状态并在之后从其中走出来。

ordinary devotion

温尼科特自己谈到母亲的功能处在一个“ordinary devoted mother”的水平上，并且解释为何“普通的、寻常的”（ordinary）与“专心的、投入的”（devoted）两个词可以用来描述女性在分娩前夕产生的心理上的准备。

“我认为……通常情况下（ordinarily），女性进入一个时期，这个时期通常会持续到婴儿诞生后的数周至数月，在此之后她通常就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在这个时期里，很大程度上她就是这个婴儿，而这个婴儿也就是她。说到底，她也曾经是一名婴儿，她拥有作为一名婴儿的记忆；她还有曾经被照顾的记忆，这些记忆要么就是她自己成为一名母亲的助力，要么就是阻碍。”

母亲正是通过这些潜意识中的记忆变为“全神贯注的”（preoccupied）以及“投入的”（devoted），因为她与其婴儿有着强烈的认同。

1956年，温尼科特就这个主题写了一篇理论性的论文，名为 *Primary Maternal Preoccupation*。我们从对这篇论文的介绍中就能看出，温尼科特做出这个声明，旨在强调他不同意安娜·弗洛伊德和玛格丽特·马勒的观点。他觉得她们两个人都没有对母亲通常（ordinarily）在怀孕前后发现她们自己所处的心理状态给予足够的重视。

“我的论点是，在最早期的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母亲的一种非常特殊的状态，这是一种心理状态，它需要被赋予一个名称，如‘primary maternal preoccupation’。我认为，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又或在任何其他地方，母亲的这个非常特殊的精神状态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对于这个特殊状态我将做如下描述：

它随着孕期的推进，尤其是临近生产的时刻而逐步发展，继而达到一种高度敏感的状态；

它在孩子出生后还会持续数周之久；

为人母者一旦从这个状态中恢复，她们就不容易再记起曾经这个时候；

我想更进一步表明，母亲们对它的记忆有被压抑的倾向；

这个状态很像患病，它发生在健康的女性身上，而且它必须发生以促进婴儿的健康发展。”

“这个有组织的状态……可以与退缩的状态，或解离的状态，或神游的状态，甚或是如同精神分裂症发作期这样一种更深层面的困扰进行类比，在精神分裂症发作期，人格中的某一方面暂时占据了上风。我愿意为这个状态找一个好名字然后把它提出来，在所有涉及婴儿生命的最早期阶段的论述中都应该把它考虑进去。我相信，假如忽视了为人母者必须有达到这个高度敏感的、近乎生病的状态并且能从中恢复过来这点，就不可能理解母亲在婴儿生命的最初时期的功能（我使用了‘生病’一词是因为女性必须先健康的，她才有能力发展这个状态，并且在婴儿解放她的时候有能力从这个状态中恢复）。”

通过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看到，母亲在分娩前不久以及分娩后数周的这段时期内会进入一种类似“生病”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母亲是高度敏感的，并且这种状态是必须要发生的，在母亲从这种状态中恢复正常之后，母亲不再容易记起这个时期和这种经历，因此温尼科特认为，对这种状态的记忆是倾向于被压抑到潜意识之中了。这个状态就被温尼科特使用专门术语“primary maternal preoccupation”来描述，我们将“primary”一词翻译为“初始的”；“maternal”一词也比较好理解，一般翻译为“母亲的，母性的”；“preoccupation”指的是一种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会专注于某一件事情，而其他任何事情都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因此应译为“全神贯注，入神”。结合引文的内容，我们知道温尼科特在此描述的是母亲进入一种近乎忘我的专注状态中，似乎并非完全呈现为意识化的状态，因为他把这个状态与神游、解离、退缩这些状态做了类比，当处于这些状态中时，人都趋近于非意识化。于是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了一幅新手妈妈以那种浑然天成的、忘我的执着和专注心无旁骛地照看新生婴儿的画面。我们这里采用了已出版的温尼科特作品里的翻译“原初母爱贯注”，贯注一词是截取了“全神贯注”里的后半，而

把母亲和她投入的爱相结合，翻译成“母爱”，似乎也延伸了词组的内涵，而“primary”一词本该翻译成“初始的”，因为考虑到读音上的延续性，以及和已有译文的一致性，我们便折中衍用了“原初”这个翻译，因此在这本书中我们依然将“primary maternal preoccupation”译作“原初母爱贯注”。

而“ordinary devoted mother”正是温尼科特对处于“原初母爱贯注”状态中的母亲的描述，她们其实是“ordinary devoted”，我们将其分开解读一下。在上述引文中，温尼科特多次使用了“ordinary”一词及其副词形式“ordinarily”，都是旨在说明母亲不是刻意、有意识地进入这个状态的，所以是一种很寻常、很普通的自然而然的的过程，从这个并非出自母亲主观行为的维度上，我们挑选了如今的翻译，使用的是其“寻常的”这个意思；第二个维度上的“普通的、一般的”含义指的是几乎所有健康的母亲都会毫无例外地进入这个状态，没有任何例外，这是很普遍的事情，这个维度描述的范围涵盖了所有（健康）的母亲。这个词是一个形容词，放在这个词组里，和另一个形容词“devoted”一起，共同修饰和定义中心词——“母亲”，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普通情形下的、寻常的、毫无特殊性的”母亲，这是符合温尼科特的描述的。

给“devoted”一词加了一个近义词“preoccupied”来描述母亲这种全神贯注的、入神的、执着专注的样子，英语词典中对“devoted”的解释是：假如你对某种事情是“devoted (to)”的状态，那么你非常关心这件事情并对之非常热衷；一个人假如对另一个人是“devoted (to)”的状态，那么前者对后者有着非常浓厚的爱意，这两种解释用于修饰在原初母爱贯注下的母亲都是适合的，显然母亲对婴儿是挚爱的，但是这里不只是表达爱的部分，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呼应“全神贯注”，也就是完全投入的、热衷于或致力于某一类事物的样子。显然这里的母亲是热衷并致力于照顾婴儿这件事的，她正处于专心致志、全心全意地照看孩子这件事情上的、非意识化的一种状态中。

因此，我们现在能够更全面地理解“ordinary devoted mother”这个术语，这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母亲，一位寻常的母亲；同时，这是一位专心致志、全心全意、投入的母亲。可惜的是，我们无法很好地将中文的解释整合成一个术语，在已出版的温尼科特作品中将其翻译成了“普通奉献的母亲”，显然这是